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集解卷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單乃綬

毛詩集解卷四

宋 段昌武 撰

鄘 說已見邶

柏舟共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鄭曰共姜婦人從夫謚 吕曰序言父母詩獨云母蓋此是母意序并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 范曰衰亂之世淫

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音紙不諒人只

毛曰興也中河河中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鄭曰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孔曰髦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内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言兩者以象幼時鬌則知鬌以挾囟故兩髦也父母既沒則去之喪大記云主人脫髦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髦儀匹也呂曰儀以夫為法也猶夫曰皇辟辟亦法也

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他心諒信也鄭

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共伯也朱曰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兩髦言之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　朱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序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范曰女子以母為親故稱母而不稱父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曰特匹也朱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慝邪也　王曰以再嫁為慝則其絶之甚矣　釋文曰特

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東萊曰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羡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簒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

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徐資反　衞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鄭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古侯反　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曰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　東萊曰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顔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説似之當從應劭顔師古説蓋閨内隱奥之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鄭曰中冓之言謂頑與夫人淫昏之語　范曰埽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道既道而復以

為恥又悔而相戒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毛曰襄除也　朱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故託以長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毛曰束而去之　朱曰讀誦言也　楊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

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謂祕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鄭曰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於危反佗佗待河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朱曰君子其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偕老之義矣毛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毛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編列他髮為假作紒形加於首上追師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

必飾之有六但不可知朱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　孔曰宣姜行步有儀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朱曰如山言其安重也如河言其引廣也　鄭曰象服者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曰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也服飾如是而為不善當如之何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鬒真忍反髮如雲不屑髢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勑帝反也揚且七也反之晳星歷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曰玼鮮盛貌翟褕翟闕翟也孔曰翟雉名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鬒髮黑髮也釋文曰服虔云鬒美為鬒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鄭曰髢髲也不潔者不用髲為善孔曰說文云髲益髮也言婦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不潔髢者言婦人髮善不用他髮為髲而自潔美也毛曰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孔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曰揥揚眉上廣　朱曰且語助也　毛曰晳白晳　朱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陟戰反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袢符袁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顔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也

説文曰瑳玉色鮮白也　毛曰禮有展衣者以白縠為衣鄭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　曹曰三翟之次鞠衣黄喪服也展衣白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也其首服則服編褖衣黑御于王及燕居之服其首服則次　毛曰蒙覆也絺之靡者為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孔曰絺以葛為之

鄭曰綯絺綌之蹙蹙若展衣夏則裏衣綯絺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孔曰紲去蒸熱之服袢延是熱之氣也王曰袢依說文讀如絆縶之絆暑服則加紲袢焉所以自斂飾也毛氏以為袢延之服誤矣朱曰蒙或謂加絺綌于褻之上說文紲褻字同所謂表而出之也毛曰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說文曰顏眉目之間也展誠也善女為媛朱曰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東萊曰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汝盍自省容服尊嚴如天帝乎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

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南軒曰辭章之和平也如此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前漢地理志云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　張曰鄭衛地濵大河沙地土

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墮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曹曰其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至其剛强豪奪薄恩禮好生分則紂之餘風　東萊曰桑中溱洧諸篇幾于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

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閒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閒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别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

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

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

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

猶止於禮義太序獨能知之仲尼録之於經所以謹

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龐雜自衛反

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

與鄭衛之音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

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

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朱曰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

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平日所為如此亦豈吾之閲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為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夫子答顔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絶之豈

其删詩乃録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絶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紀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失而垂鑒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

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屬亦止乎禮義也夫

子之言正謂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爾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亦恐未足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合于韶武之音邪　攷曰晦庵序讀詩記云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反不

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於遥反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曰爰於也唐蒙菜名孔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也沬衛邑蘇曰書云明大命于沬邦紂都朝歌以北是也蓋姜姓也言世族在位皆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　劉曰采唐采麥采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之以

采唐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曰弋姓也

爰采葑孚容反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曰葑蔓菁　毛曰庸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范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胡文定春秋傳曰楊氏曰此載衛為夷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于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鄭曰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釋文曰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

毛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孔曰惡頑之辭)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毛曰君國小君(孔曰夫人亦得曰君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音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

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音悅之國家殷富焉

朱曰按春秋傳懿公九年冬狄人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孔曰鄭志答張逸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

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　曹曰漕即漢之東郡白馬縣在唐屬滑州楚丘即唐滑州之衛南縣也　段曰百姓說之非但為不妨農不廣費等事奔走寄寓之際招集還定之餘卓然便有規為久遠氣象民心慰藉當如之何所以說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側巾反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朱曰定北方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

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

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孔曰箋
言定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
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為之城矣文
公乃能於其中立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宮亦在
正月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
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為土功之時以歷校之僖二年
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為
得時曹曰水昏正而栽定在北方水宿也劉曰
建亥之月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景之可以正地
勢王曰古定星以度土功為得其時揆日景以正
方位為
得其制

毛曰楚宮楚丘之宮揆度也揆日出入以

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孔曰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眂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陳氏禮書云水地以縣則旁植四木而垂繩焉以水望其高下所以求地之平置槷縣眂以景則中植一槷以垂繩焉將以求四方之正眂其出入之景可以正東西而已又為規以度兩交之間以求其南北則四方於是乎可正　孔曰匠人又注云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傳言南視定不然匠人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定星正南北者也

又曰室猶宮也朱曰互文以協韻耳　釋文曰榛木叢生而似

梓實如小栗　毛曰椅梓屬陸璣曰梓實桐皮曰椅　朱曰桐

梧桐　陸璣曰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　朱曰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　東萊曰爰於也他日於此伐琴瑟鄭曰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豫備也樂書曰易通冬日至鼓黃鍾之瑟用槐八尺一寸夏日至用桑五尺七寸是不知美櫝槐桑之木其中實而不虛不若桐梓能發金石之聲也故為琴瑟必以桐其質必以梓則桐梓皆琴瑟良材而漆之為物所以固而節之者也　范曰是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黃曰於事之微者猶為之備大者可知也　蘇曰種木者求用于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王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曰虛故城也）朱曰楚楚丘　毛曰楚丘有堂景邑山大山（朱曰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京高丘也　朱曰桑木名葉可飼蠶

毛曰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　鄭曰登虛以望楚丘（朱曰堂楚丘之旁邑也）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蘇曰升堂而望其高有陵阜則可以屏蔽其國）朱曰既得其處於是下而

觀焉則又多桑而宜蠶　東萊曰升彼虛矣以領畧其大勢降觀於桑以細察其土宜　張曰人謀既盡而後參以卜筮　王曰卜言吉於是遂建城市而營宮室也終然允臧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　朱曰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曹曰惟其始謀之盡善是以能終然允臧也　劉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遑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鋭反于桑田匪直

也人秉心塞淵騋音來牝三千

鄭曰靈善也李曰言好雨也及時而降不先不後若有相馬是之謂靈　段曰天降時雨勾者達甲者折痿者起瘁者榮若不知其然而然者豈非靈雨乎　毛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曹曰說文注云小臣也　蘇曰見星而駕　釋文曰說舍也鄭曰往為辭說教民稼穡　毛曰秉操也　鄭曰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曰淵虛明如淵則塞而明猶曰誠明　朱曰塞則多不明塞淵云耳是人也亦小充此道矣　毛曰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馬也　朱曰言方春時雨旣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

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鄭曰務農之急也詩人因言非獨此人誠實而淵深其所蓄之騋牝亦三千矣陳曰然文公非直加諸人如此此心所運雖物亦滋育焉蘇曰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段曰昧爽躬勤廵行乎桑疇稻田之間此其實塞淵遽不事浮侈可知王曰言國君之富者宜以馬也曹曰此侈大之辭耳而先儒每以名數求之是以其說多不通蘇曰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知餘馬之多可見而衛國之富可知矣陳曰三千猶言九十其犉三百維羣詩人鋪張之體然也陳公捫虱新話云詩人之語

要是妙思逸興所寓故非繩墨度數所能束縛今觀鄭康成注詩乃一一要合周禮於駫牡三千則言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一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制於其車三千則云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羡卒盡起甫田云歲取十千則以為井田之法一成之數棫樸云六師及之則必以為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如此之類皆是束縛太過不知詩人本一時之言不可一一牽合也康成蓋長於禮學以禮而言詩過矣　程曰一章原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

古人之為皆如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叙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李曰止奔者言能止當時淫奔之風也文公能以道化其民而民知止於禮義國人皆言淫奔為可恥所以不與之齒列也朱曰不齒者謂終身不齒與禮所謂不齒者異止謂恥之而不敢道猶今人所

謂不掛齒牙也鄭曰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于萬反）

毛曰蝃蝀虹也　程曰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奔猶蝃蝀之東人所醜也　鄭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東萊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及泉水竹竿辭同而意不同此詩蓋國人疾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程曰朝隮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于陰則理之順周禮

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月隮鄭注曰隮虹也詩曰朝隮于西　毛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崇朝　范曰朝隮于西陽感陰也陽感陰則是陽為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雨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　程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

以道制欲則能順命王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毛曰相視也　鄭曰儀威儀也　陳曰鼠卑汙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在位反無禮儀而

不如鼠韓愈聯句云禮鼠拱而立　陸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　朱曰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鄭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市專反死

毛曰體肢體也遄速也　東萊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音毛美好呼報反善也衞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王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共天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愠于羣小以至于覯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南軒曰臣子多好善則文公之好善可知惟臣

子好善而後疎遠之賢得以畢達而無遺也　朱曰衛本以淫風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今人心危懼正懲創往事興起善端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　又曰孟子曰夫苟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此詩見之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之

朱曰孑孑特出之貌　孔曰干之首有旄有羽　李曰干與

竹竿之竿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

旄者牛尾也曹曰郭璞謂裁旄于干首如今幢之有旄也

羽夏翟之羽也周禮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用之謂之夏采　曹曰謂之夏者具五色也若秋染夏是也其全羽者謂之旞其析羽者謂之旌然則旌與旌一也有旄牛尾與染鳥羽之分耳　程曰注旌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見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旄云旟云旌皆通言耳　朱曰旄皆旗之類也三者皆建于車之後

其下有旒縿朱曰縿旗之體也旒縿之垂也

毛曰浚衛邑　爾雅曰邑外謂之郊　毛曰紕所以織組也　王曰素絲為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者也程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

帛乘馬行禮于賢者紕䟽布之狀組密錯之狀祝疑為竺厚積之意　段曰或曰紕緣也以素絲為線縷以縫紕此旌旗之旒縿也旒之垂數非一須以縷相綴連之爾雅說龍旂云節以組維以縷皆以絲為之紕有連比之義或以飾或以維未可知也

朱曰四之兩服兩驂姝美也

子揖衛之臣子畀與也　程曰卿大夫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

曹曰竊考司常九旗之物名凡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則自主建太常以至縣鄙建旐皆大閱之時所用其下則曰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蓋祭祀田獵會同賓客皆國之大禮盛陳儀物故旌旗羽旄咸使建之若夫見賢于郊野之中而載旌旗羽旄以往則禮之所不言也古者招賢之禮大夫以旌士以旂庶人以旃然則干旄干旗干旌衛文公所以招賢者其詳飾

不可考然大率類孟子之所言矣朱曰此設為賢者之言言衛之卿大夫建干旄駕四馬來浚之郊其禮意之盛如此德又甚美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惟恐無以副其意段曰誠之所感使賢者無以稱其心誠意則又烏有不盡人心之患者乎愛之厚之至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音與之

毛曰鳥隼曰旟孔曰周禮州里建旟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旟旟亦有旌二章互文也言旄

則有旒縿言旟則亦有旐矣　朱曰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下屬縿皆畫鳥隼也　曹曰旟者刻鳥隼皮毛置之竿首即禮記所謂載飛鴻及鳴鳶者是也

下邑曰都　朱曰都居民所聚也

王曰紕之以為組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姑沃反之

毛曰析羽為旌　朱曰析翟羽設於旌竿之首也　孔曰鄉射記注云旌總名也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旒縿有旃旟之稱未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

毛曰城都城祝織也　王曰組成而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祝

斷也　鄭曰祝當作屬屬著也著直畧反

程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　朱曰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則凡車無駕五者而衛臣子之車亦不得有駕六之制也良馬五之六之者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詩之言類此者多矣

郊野外都邑城國中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益遠遯也　曹曰自郊而都自都而城言賢者之日親也

黄曰賢者豈動心於幣馬之隆殺哉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段曰權輿四篋而至于無餘干旄四馬而至於六之好賢之誠盛衰可見矣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孔曰許穆夫人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兄戴公

朱曰露於漕邑未有宫室而廬居也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人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是為戴公

范曰先王制禮父

母没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朱曰聖人録泉水于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于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㣲於是者可知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蒲末反涉我心則憂

毛曰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逺貌朱曰悠悠逺而未至之貌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釋文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范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于漕思之也朱曰夫人父

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　東萊曰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為許人者盍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悲位反

朱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　毛曰閟閉也　東萊曰不閟謂曉然易見初不閟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直吏且狂反

毛曰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陸璣疏曰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其子在根下如芋　王曰采蝱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所以療鬱結之疾　曾曰善懷猶善思也鄭曰善猶多也　女子之於懷思甚於男子　毛曰行道也　朱曰將欲升高望

遠以抒憂想之情言采其蝱以療鬱結之疾　東萊曰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穉且狂非真指許人以為穉狂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幼穉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　朱曰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　毛曰極至也　朱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芃芃之麥而控告于大邦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雖大夫君子為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　王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唁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

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毛詩集解卷四

毛詩集解卷五

宋 段昌武 撰

衛國風 闕

毛詩集解卷五

毛詩集解卷六

宋　段昌武　撰

王

朱曰王謂周東都洛邑王畿方六百里在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周初文居豐武居鎬成王時周公始營洛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

為東都鄭曰武王邑鎬謂之宗周是謂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謂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遷頑民于成周復還處西都呂大事記曰河南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書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為成周書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孔子序洛誥曰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獨指以為成周矣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焉稽古錄謂桓公為東周桓公非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

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河南桓公之時雖未有東西周之名推本而言之謂之西周桓公則可矣何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河陽下都而視王城則在西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而視下都則在東也君陳畢公尹殷民皆在下都之地今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世本曰西周桓公居河南東周惠公居洛陽 東萊書說又曰始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王城也復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下都也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其總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為成周謂敬王繼子朝之亂自王城徙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為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既逐王入于成周而已敬王請城

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成周以為東都則成周為洛都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也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曾曰成王周公之為子孫計何其遠哉鎬京迫近戎狄文武起而後服中國衰而先叛後世苟不能嗣修文武之緒則內侮之變朝夕可叛宗社之憂也是以度天地之中據形勢之勝東有成皋西有崤澠背河向洛其險可恃於是豫定其宅以備後世倉卒之變傳十一世而至幽王果為犬戎所殺宗周于是蕩覆鄭武公晉文侯迎宜臼于申而立之于東都是為平王則成王周公所以預備于十世之前者至此始驗矣於是王

室遂卑與諸侯無異蘇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孔曰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以比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　曹曰春秋之作始于隱公隱公之元年即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天下無王而寄元于魯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聖人序詩之意也　胡文定曰按邶鄘衛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于隱公適當雅亡之後也　其地在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蒲皇反徨音皇不忍去而作是

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揺揺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曰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　説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或曰黍可為酒　孔曰離離垂也　爾雅曰粢稷也孔曰粢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為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止是一物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别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共疑焉説文曰稷百穀之長沈括曰稷乃今之穄也穄子例反

孔曰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　毛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　孔曰摇摇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摇摇然如懸旌而無所薄　鄭曰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　毛曰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李曰周大夫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

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　元城劉曰人之情於憂

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心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至于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張曰黍離之詩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 孔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如噎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乃旦反)以風(福鳳反)焉

孔曰平王宜臼幽王子 東萊曰考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音西)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毛曰鑿牆而棲曰塒(孔曰寒鄉鑿牆為雞作栖) 朱曰君子之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

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　鄭曰言畜産出入尚
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　朱曰雖欲使我之
不思不可得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雞棲于桀日之夕
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毛曰佸會也雞棲于杙（羊職反）為桀括至也　鄭曰苟
且也　朱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
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于萬反

朱曰君子當衰世知道之不行為貧而仕亦免死而已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惡富貴而不居哉誠以處其尊與富則任其責位卑者言責不加焉是以相招為祿仕雖役于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有所樂乎此者其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出處之

正然比於不自量其力不足而昧於營利以没身者豈不賢哉觀是詩則周室下衰無可復振之理可知其為閔周也　段曰井田之法行不惟圭田以養廉而下亦受田以自養今遭亂之君子而拳拳於為禄則在民之田或有無之者矣不然君子有可養生何至此哉井田亦漸廢矣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黄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且千徐反

蘇曰陽陽自得也　董曰莊子曰以陽為充孔揚則陽陽者氣充于内容貌不枯也

程曰陽陽陶陶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　毛曰簧笙也　孔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葉也　鄭司農云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　朱曰笙竽皆以竹管植于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三十六簧也　鄭曰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　毛曰國君有房中之樂　孔曰路寢房中也譜云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　朱曰只且語助聲　蘇曰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

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也

君子陶陶音遥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程曰陶陶自樂之狀記云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孔曰翿舞者所持纛徒報反也樂書曰羽舞者所執翿舞者所建郭璞以為即今之羽葆幢蓋舞者所建以為容非其所持者也今聖朝大樂所用高七尺于首棲木鳳注髦一重綴纁帛畫升龍焉二工執之分立于左右以引文舞亦得古之遺制也曹曰旄人注云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也爾雅謂翿與纛同是羽葆幢舞者所以自蔽翳也然則羽與旄同為指麾之物而翿與纛一也且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大司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其他笙磬鐘籥諸師或中士或下士此皆有名位者不得謂之祿仕也若旄人

云凡四之以舞仕者屬焉茲葢樂吏之賤者乃所謂祿仕也 鄭曰教者燕舞之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程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私其母家爾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朱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

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不行于天下無以保其母家而使畿甸之民遠為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幽王之禍申侯實為之則平王所與不共戴天讎也乃不能討而反戍焉愛母忘父其悖理也亦甚矣民之怨也豈不亦以此歟

劉曰六卿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所以禦夷狄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張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漂蒲楚弱堪憂談詩若作奔湍解王鄭諸篇未易求　歐陽曰揚之水不流

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　鄭曰平王母家申國姜姓在陳鄭之南杜預曰今南陽宛縣是也迫於彊楚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朱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得還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曰楚水也甫諸姜也朱曰書吕刑禮記作甫刑孔曰吕侯後為甫侯

孔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曰蒲草也鄭曰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興耳許諸姜也國語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居疑反）饉（音覲）室家相棄爾

范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為政荒民散將無以為國矣

中谷有蓷暵（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曰興也蓷鵻（音佳）也 孔曰釋草云萑蓷郭璞云今茺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菴藺是也 孔曰暵燥也 毛曰仳別也 程曰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 鄭曰嘅然而嘆自傷遇君子之窮戹 曾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然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

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歗音嘯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曰修長茂者也長茂者爲所暵　毛曰條條然歗也　程曰歗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　鄭曰淑善也

董曰古之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　東萊曰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蘇曰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　毛曰啜泣貌　蘇曰泣者窮之甚也　東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音佩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音洛其生焉

孔曰桓王林平王孫　朱曰按左傳鄭武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桓王即位將卒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又取成周之禾五年王遂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力支反尚寐無吪五戈反

毛曰爰爰緩意鳥網為羅　鄭曰尚庶幾也　毛曰

罹憂吪動也　朱曰為此詩者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　鄭曰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東萊曰孟子曰雉兎者往焉蓋采捕於野者多得雉兎因以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為比也兎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雎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音孚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

此百憂尚寐無覺古孝反

毛曰罦覆車也孔曰下傳罿䍐與此一也釋器云繴謂之罿罿䍐也䍐謂之罦罦覆車也

孔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獸展轉相解也造為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昌鍾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曰罿䍐張劣反也釋文曰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罿庸用也聰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力軌反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鄭曰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孔曰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釋文作刺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按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本亦作桓王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毛曰興也緜緜長不絶之貌 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曰葛藟其支蔓聯屬自有宗族之義 毛曰水厓曰滸 胡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藟

纍之邶風云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滸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東萊曰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　王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　李曰王既以他人為父亦無顧我之意我九族也蘇曰王今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毛曰涘厓也　鄭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孔曰爾雅云夷上洒下曰漘郭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漘　毛曰昆兄也　李曰不與我相聞知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已懼於讒矣　蘇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為

李曰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　孔曰既以葛蕭艾為喻因以月秋歲為次也設文各從其韻也不由事大憂深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曰蕭所以共祭祀孔曰釋草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也　孔曰三秋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取其韻耳

彼采艾兮蓋五反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曰艾所以療疾　東萊曰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傳意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東萊曰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於文武成康之後歟葢惟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朱曰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大車檻檻胡覽反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

敢

朱曰賦也　毛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　鄭曰毳衣衣繪而裳繡皆有五色馬其青者如鵻　孔曰毳衣衣三章裳二章　王曰此大夫也而服毳者以禮考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則子男五命衣服以五為節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以九為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然則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　朱曰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　孔曰大夫乘

大車服毳冕循行邦國以決訟曹曰毳冕在周官為子男五命之服天子之大夫四命不敢服毳衣也毛公謂出封加一等得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按出封本謂出天子畿内封為諸侯則不主為聽訟也若謂出封而聽訟則在周官自有訝士四方亂獄則往成之其官乃中士又非大夫也按士師之職掌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則聽訟專在士師矣其官乃下大夫古者諸侯以賢能而入為王官者侯伯入為卿子男入為大夫則各服其本等之服是以大夫而服毳衣也子男之封若異姓則以象路其在四衛者則以革路然而偏駕不入王門至則舍之于館而乘墨車以朝墨車本大夫所乘以無將大車之義觀之則大車為大夫之車可考矣此乘大車服毳衣序所以知其為大夫也然毳衣冕服也享王于廟及助王祭祀則服之未有服之以聽訟者則知

詩人之意不為聽訟也乘是車服是服朝享而致其恭祭祀而致其敬儼然人望而畏之此其能以禮率下者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固可使民無訟不待于聽訟也都人士之序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今周大夫之服車德禮如此宜其民畏之而不敢犯禮也此詩之意蓋言古之大夫以禮齊民故能使之無訟今之大夫有訟而不能聽是以興刺云耳　段曰按詩序但言陳古以刺今大夫之不能聽訟而未嘗言古大夫之能聽訟則曹氏說亦一說也　蘇曰民聞其車聲見其容服則畏而不敢非待禁之而後已也蓋傷今之不能矣　黄曰古之為民上者正心誠意以化其民而使民無犯禮之思故其為大夫者非特聽訟

而亦使之無訟聞大車之聲見毳衣之容而非禮之念不萌於中非畏刑也畏禮義也今禮義陵遲則其隄防已壞矣又何以禁水之奔溢哉故為大夫非惟不能止訟而且不能聽訟此詩人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大車哼哼（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曰哼哼重遲之貌璊赬也　孔曰赬淺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為赬

毳衣績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騅其赤者如赬二章各舉其一爾　王曰如菼言其衣之色如璊言其裳之

色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毛曰穀生也　鄭曰穴謂壙中也　毛曰皦白也

朱曰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呂曰古之所謂合葬者同其兆而已非同坎而葬也蓋死有先後前喪已葬復啟之以納後喪仁人有所不忍有禮者有所不取也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　鄭曰古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孔曰莊王他桓王子　陳曰東遷之後賢者一變而為祿仕再變而為放逐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朱曰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　毛曰留氏子嗟字也　李曰所謂彼留子嗟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之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

迹曹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為氏毛公言之或自有所據　歐陽曰留不必專主留氏彼獨留于後者子嗟也子嗟子國當時賢士之子也　呂曰將之為言猶欲也願也

鄭曰施施徐行孟子曰施施從外來　蘇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為生者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朱曰將其來施施望之之辭也　陳曰有麻有麥有李言其所居有此足以自養無求於外猶韓子云盤之土可稼而食也　南軒曰賢人放逐越在他國故國人思之曰丘中有麻彼盖可以留子嗟而使不外適也其所以欲留之者欲其不越吾國庶幾猶可望其施施而來也則其思而望之盖亦切矣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朱曰子國亦字也毛曰子國子嗟父　蘇曰庶幾肯來從我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朱曰之子并指前二人也　毛曰玖石次玉者　朱曰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毛詩集解卷六